十誦律/卷第 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十三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十三(第二誦之七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九十波逸提之五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婆羅門，有女睞眼，即名睞眼。夫家遣使來迎，時女父母婆羅門言：「小待！作煎餅竟送。」時世飢儉，是婆羅門勤苦求煎餅具作餅。跋難陀釋子常出入其家，語其大眾言：「隨我所入舍，汝等皆隨我入。若我得食，汝等亦次第得。」時跋難陀釋子，中前著衣持鉢入婆羅門舍，與坐處共相問訊樂不樂。坐已是婆羅門一心恭敬問訊跋難陀。跋難陀是大法師，有樂說辯才，為說種種妙法。主人得法味故作是言：「大德！無有羹飯，能噉是餅不？」答言：「汝等尚噉，我何以不能！」即與餅持出。第二、第三比丘亦如是，時餅器皆空。夫家復更遣使喚睞眼女，婆羅門還遣使答言：「小待！作餅竟送。」更求煎餅具。時跋難陀復共徒眾來，為說種種法已，復持餅去。夫家第三復遣使來喚睞眼女，是婆羅門復答言：「小待！作煎餅竟送。」時夫疑瞋言：「是或不復來。」彼更娶婦，遣使語言：「我已娶婦，汝莫復來。」婆羅門聞是語，愁憂瞋言：「沙門釋子乃爾不知厭足，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我女婿先相愛念，以是因緣今便棄去。」是人瞋恨不能自忍，到祇桓向佛所欲說跋難陀事。爾時佛與百千萬眾圍

繞說法，漸漸近佛。佛以慈心力故，彼瞋即除。到佛所作是言：「世尊！無有是法，女人所貴重物，我女已失。」佛為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婆羅門聞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，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。去不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知時、不知量、不知法。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」佛但訶責而未結戒。

時佛故在舍衛國，爾時舍衛城中有估客眾，用沸星吉日欲出行他國。有一估客，是跋難陀釋子相識，跋難陀常出入其舍。時跋難陀，中前著衣持鉢到其舍，與坐處共相問訊樂不樂。坐已估客一心恭敬問訊跋難陀，跋難陀是大法師，有樂說辯才，為說妙法。是人得法味故言：「大德！無有羹飯，但有道中行糧麨，能噉不？」答言：「汝等尚能噉，我何以不能！」即與麨持出，第二、第三比丘亦如是，估客麨器皆空。是估客往語估客主言：「我所有行糧，沙門釋子悉持去盡。小待！我更作糧食。」估客主言：「諸估客欲沸星吉日去，云何得住？汝但辦糧，徐徐後來。」諸估客在前去者，眾多故賊不敢發；是一估客辦糧已，與少伴共入險道，賊發奪物殺是估客，如是惡聲流布諸國，作是言：「釋種比丘食他行糧，是估客險道為賊所殺。」一人語二人、二人語三人，如是展轉相語，諸沙門釋子比丘，惡名流布滿舍衛城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知時、不知量、不知法。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云何令是估客險道中為賊所殺？」種種因緣訶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往白衣家，自恣請多與餅麨。諸比丘須者，應二、三鉢取。過是取者，波逸提。二、三鉢取已出外，語餘比丘共分，是事應爾。」

家者，白衣家。

請多與者，數數與。

餅者，小麥麵作、大麥麵作、粳米麵作、大重華餅、小重華餅，如是比諸清淨餅。

麨者，稻麨、麥麨。

鉢者，有三種：上、中、下。上鉢者，受三鉢他飯、一鉢他羹、餘可食物半羹。下鉢者，受一鉢他飯、半鉢他羹、餘可食物半羹。若上下中間，是名中鉢。

出外語餘比丘共分者，謂眼所見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以上鉢取者，應取一鉢，不應取二鉢。取二鉢，波逸提。若以中鉢取者，極多取二鉢，不應取三。若取三者，波逸提。若以下鉢取者，極多取三鉢，不應取四。若取四者，波逸提。出外見比丘共分者善，不共分者，突吉羅。(三十三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迦留陀夷，於夜闇時有小雨墮雷聲電光中，入白衣舍乞食。時是家中有一洗器女人出，於電光中遙見迦留陀夷身黑，見已驚怖身毛皆豎，即大喚言：「鬼來！鬼來！」以怖畏故即便墮胎。迦留陀夷言：「姊妹！我是比丘，非鬼也。乞食故來。」時女人瞋，以惡語、麁語、不淨語、苦語，語比丘言：「使汝父死、母死、種姓皆死，使是沙門腹破，禿沙門、斷種人著黑弊衣，何不以利牛舌刀自破汝腹，乃於是夜闇黑雷電中乞食。汝沙門乃作爾許惡，我兒墮死令我身壞。」迦留陀夷於是家起如是過罪故，即便出去。以是事向諸比丘說，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迦留陀夷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非時入白衣家乞食？」佛言：「若比丘非時入白衣家，何但得如是過罪，當復更得過於是罪。從今諸比丘應一食。」爾時諸比丘以一食故，羸瘦無色無力。佛見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，知而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何故羸瘦無色無力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結戒，諸比丘應一食。一食故，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噉五種佉陀尼自恣食。五種者，謂根、莖、葉、磨、果。」爾時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，時有白衣，以蘆蔔葉、胡荽葉、羅勒葉雜食與諸比丘。諸比丘不食故，不得飽滿，復更羸瘦無色無力。佛知故問阿難：「何以故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聽諸比丘噉五種佉陀尼食自恣受。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，時有白衣以蘆蔔葉、胡荽葉、羅勒葉雜食與諸比丘，諸比丘不食，不得飽滿故，羸瘦無色無力。」佛聞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食五種蒲閣尼食，謂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，五種食自恣受。」是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，時諸白衣以蘆蔔葉、胡荽葉、羅勒葉，雜食與諸比丘。諸比丘不食復不飽故，羸瘦無色無力。佛見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，知而故問阿難：「何故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！聽食五種食，諸比丘入城乞食時，得蘆蔔葉、胡荽葉、羅勒葉雜食與諸比丘。諸比丘不食復不飽滿故，羸瘦無色無力。」佛言：「從今聽食五種似食自恣隨所雜，謂糜、粟、穬麥、莠子、迦師飯。」

佛在維耶離。爾時有一居士，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。佛見居士一面坐已，與說種種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是居士聞佛種種因緣示教利喜已，從坐起合掌言：「願佛及僧，受我明日食。」佛默然受，居士知佛默然受已，即禮佛足右繞而去。還歸自舍，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。晨起敷座處，遣使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諸比丘僧往居士舍，佛自住房迎食分。居士知眾僧坐已，自手行水，自與種種多美飯食，自恣飽滿。爾時維耶離諸比丘多病，有看病比丘，先於僧中食竟，迎病比丘食分去。諸病比丘有食者、有不食者、有少食者，是看病比丘先已食，從坐處起更不得食。諸病比丘多有殘食，棄僧坊內，是時多有烏鳥來啖是食，作大音聲。佛聞寺內多烏鳥聲，知而故問阿難：「何故僧坊內多有烏鳥聲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！是維耶離諸比丘多病，有看病比丘，先於僧中食竟，迎病比丘食分來。諸病比丘有食者、有不食者、有少食者，是看病比丘先已食，從坐處起更不得食。諸病比丘多有殘食，棄僧坊內，有烏鳥來啖是食故，作大音聲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以二利故，聽受殘食法。一者看病比丘因緣故，二者比丘有因緣食不足故。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食竟有從坐處起去，不受殘食法，若啖食者，波逸提。」

啖者，五種佉陀尼。

食者，五種蒲闍尼、五種似食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食竟從坐起去，不受殘食法，若啖根食，波逸提。若啖莖、葉、磨、果，皆波逸提。若比丘食竟起去，不受殘食法，若食飯者，波逸提。若食麨、糒、魚、肉，皆波逸提。若比丘食竟從坐起去，不受殘食法，若食糜飯、粟飯、穬麥飯、莠子飯、迦師飯，皆波逸提。

從今聽受殘食法者，諸比丘不知云何受？佛語諸比丘：「欲受殘食法者，隨所能食多少，盡著鉢中，知餘比丘食未竟未起者，從是人邊偏袒胡跪捉鉢言：『長老憶念！與我作殘食法。』若前比丘不少多取是食者，不名作殘食法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啖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持鉢著地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殘食法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啖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以鉢著膝上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者，若啖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相去遠手不相及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殘食法。若用是受殘食法者，若啖、若食，波

逸提。若以不淨食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殘食法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噉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以不淨肉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者，若噉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比丘欲噉五種佉陀尼時，用五種蒲闍尼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者，若噉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欲食五種蒲闍尼時，用五種佉陀尼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噉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欲食五種似食時，用五種蒲闍尼受殘食法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噉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比丘受殘食法，坐食餘五種食來，若噉一一，突吉羅。」

長老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比丘有幾處行時自恣？幾住？幾坐？幾臥？」佛告優波離：「五處比丘行時自恣，五處立、五處坐、五處臥。行有五處者，知行、知供養、知遮食、知種種食、壞威儀。立有五者，知立、知供養、知遮食、知種種食、壞威儀。坐有五種，知坐、知供養、知遮食、知種種食、壞威儀。臥有五者，知臥、知供養、知遮食、知種種食、壞威儀。」佛語優波離：「若比丘行洗口時，有檀越與五種食，比丘應噉應食，應行受殘食法，不應立、不應坐、不應臥。若立、坐臥，當知壞威儀，不應受殘食法。若受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噉、若食，皆波逸提。若比丘彼行洗口已，有檀越與五種食，比丘應噉應食，應行受殘食法，不應立、不應坐、不應臥。若立、坐臥，當知壞威儀，不應受殘食法。若受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噉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比丘彼行食時，有檀越與五種食，比丘應噉應食，應行受殘食法，不應立、不應坐、不應臥。若立、坐臥，當知壞威儀，不應受殘食法。若受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噉、若食，波逸提。若比丘彼行食已，有檀越與五種食，比丘應噉應食，應行受殘食法，不應立、不應坐、不應臥。若立、坐、臥，當知壞威儀，不應受殘食法。若受者，不名為受。若用是受殘食法，若噉、若食皆波逸提。若立，坐臥亦如是。」

不犯者，若比丘言：「小住。」若言：「日時早。」若歠粥、若飲、若一切先囑食，不犯。(三十四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憍薩羅國一住處有二比丘，是一比丘破戒、缺漏、無有慚愧、不護細戒。第二比丘清淨持戒，乃至小罪生大怖畏。是清淨比丘見彼犯罪，常語彼言：「汝今犯如是如是罪。」破戒比丘作是念：「我當何時見是犯罪，我當出之。」破戒比丘一時見持戒比丘食已，無自恣請故從坐起，便持蒲闍尼、佉陀尼喚來共噉食。持戒比丘不憶不囑食，便共噉食。破戒比丘言：「長老！汝得波逸提罪。」問言：「何等波逸提？」答言：「汝食已無自恣請便噉食。」持戒比丘言：「汝知我食已無自恣請者，何故喚我食？」答言：「汝常數數出我罪時，我作自念：『何時見汝犯罪，當即出之。』是故見

汝食已無自恣請，欲相惱故勸汝令食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他食已無自恣請，欲相惱故勸令食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他食已無自恣請，欲相惱故勸令食？」佛種種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知比丘食已無自恣請，欲相惱故勸令食蒲闍尼、佉陀尼，以是因緣無異者，波逸提。」

知者，若比丘自知、若從他知、若彼比丘自說。

噉者，五種佉陀尼、五種蒲闍尼、五似食。

勸令食者，慇懃令食。

惱者，以瞋恚心出其過罪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見餘比丘食竟無自恣請，教噉根食、莖葉磨食、果食，若教食五種蒲闍尼：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，若教食五似食：糜、粟、穬麥、莠子、迦師、小麥飯者，皆波逸提。復有比丘教餘比丘非時噉食，若彼噉者，俱波逸提。有比丘教餘比丘非時食，若彼食者，俱波逸提。

有比丘教餘比丘偷奪他物，若偷奪者，隨物俱得罪。有比丘教餘比丘奪人命，若奪命者，俱波羅夷。若比丘教餘比丘殺生草木，若殺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拽他出房，若拽出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強敷臥具，若敷者，俱得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用有蟲水灑草灑泥，若用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，教餘比丘取有蟲水飲，若取飲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與裸形外道男女飲食，若與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空地燃火，若燃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自手取金銀，若取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奪畜生命，若奪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藏是比丘衣鉢，若藏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自手掘地，若掘者，俱波逸提。若比丘教餘比丘噉殘宿食，若彼噉者，俱波逸提(云：大比丘未手受食而共食宿者，名曰內宿。噉此食者，突吉羅。已手受，舉共宿者，名殘宿食。噉此食者，波逸提)。(三十五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阿闍世王諸大臣將帥信提婆達，是諸人民為助提婆達比丘，作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有年少比丘出家不久者，提婆達以鉢鉤、鉢多羅、大揵瓷、小揵瓷、衣鉤、禪鎮、繩帶、匙筋、鉢支、扇蓋、革屣，隨比丘所須物皆誑誘之。提婆達自共百比丘、或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比丘恭敬圍繞，入王舍城別受好供養，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有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，得宿冷飯、或不得；或得臭麨、或不得。如是麁食，或飽不飽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自共百人、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比丘恭敬圍繞，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有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，得宿冷飯或不得，或得臭麨或不得；如是麁食或飽不飽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自共百人、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比丘恭敬圍繞，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。諸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，得宿冷飯或不得，或得臭麨或不得；如是麁食或飽不飽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以二利因緣故，遮別眾食，聽三人共食。一利者隨護檀越以憐愍故，二利者破諸惡欲比丘力勢故，莫令惡欲人別作眾別作法與僧共諍。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。」

別眾食者，極少乃至四比丘共一處食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四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。若三比丘別共一處食，第四人取食分，不犯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病比丘，以乞食因緣故，苦惱疲悴。城中有居士，見已問言：「汝等苦惱耶？」答言：「苦惱。」「何因緣故？」答言：「我等有病，以乞食因緣故苦惱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汝等病者，我今請汝，諸有病者來我舍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病因緣故別眾食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病比丘別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，除因緣。因緣者，病時。」

病者，若比丘風冷熱盛，是名為病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無病別眾食，波逸提。病者，不犯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作衣時到，是諸比丘早起，求染衣具薪草煮染、漉出揚冷、出所染衣，如是中間食時轉近，行乞食不得，因是苦惱。城中有居士，見已問言：「汝等苦惱耶？」答言：「苦惱。」「何因緣故？」「我等作衣時到，早起求索染衣具、薪草煮染、漉出揚冷、出所染衣，如是中間食時轉近，乞食不得，以是因緣故苦惱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今請汝，諸作衣者來我舍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為作衣故別眾食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比丘作衣時到諸作衣者別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，除因緣。因緣者，病時、作衣時。」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作衣時未到，別眾食，波逸提。作衣時到別眾食，不犯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，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城。彼國地平諸聚落遠，遙看似近。諸比丘欲從前聚落乞食，至聚落時日已中到，當乞食時日已過，諸比丘斷食故苦惱。是聚落中諸居士，見已問比丘言：「汝等苦惱耶？」答言：「苦惱。」「何因緣故？」「我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城，遙看聚落謂近，欲至乞食，時日便過中，不得食故苦惱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今請汝等，諸欲行者來我舍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行因緣故別眾食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行比丘別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，除因緣。因緣者，病時、作衣時、行時。」

行者，極近至半由延，若往若來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昨日來，今日食者，波逸提。明日行，今日食，波逸提。

即日行極少半由延，若往、若來，若別眾食，不犯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，後憍薩羅國載船向舍衛國。是船行近聚落，時諸比丘語船師言：「迴船向岸，我欲乞食。」即迴船向岸。諸比丘出船入聚落，家家求食已出聚落食，食已洗手、洗口、洗鉢，卷衣著囊中，如是中間船去已遠。諸比丘即從步道行逐船，值師子難、虎狼難、熊羆難，從非道去，有棘刺、竹刺、刈草刺，走逐船時脚痛苦惱。是岸上有居士見已問比丘言：「汝苦惱耶？」答言：「苦惱。」「何因緣故？」「我等先載船向舍衛國。船近聚落，我等語船師言：『迴船向岸，我欲乞食。』即時向岸。我等出船入聚落，家家求食已出聚落食，食已洗手洗口洗鉢，卷衣著囊中。爾時船去已遠，

即從道行逐船，值師子難、虎狼難、熊羆難。若從非道行，有棘刺、竹刺、刈草刺，走逐船脚痛苦惱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今請汝，諸船行者來我舍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船行因緣故別眾食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船行比丘別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，除因緣。因緣者，病時、作衣時、道行時、船行時。」

船行者，極近至半由延，若往若來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昨日來、今日食者，波逸提。明日行、今日食者，波逸提。

即日行極少半由延，若往若來，別眾食，不犯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王舍城內有大眾集，佛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是中諸比丘入城乞食，諸居士但能與二、三比丘食，更不能與。即閉門言：「極多誰能為與？」後來乞食比丘不得故苦惱。有居士見已問比丘言：「汝等苦惱耶？」答言：「苦惱。」「何因緣故？」諸比丘言：「是王舍城有大眾集故，諸比丘前乞食者二、三人得。諸居士即閉門言：『是極多，誰能為與？』我等後來乞食不得，是故苦惱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今請汝，諸有大眾集因緣者，來我舍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大眾集因緣故別眾食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有大眾集因緣者別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，除因緣。因緣者，病時、作衣時、道行時、船上行時、大眾集時。」

大眾集者，極少乃至八人，四舊比丘、四客比丘共集。以是因緣故，令聚落中諸居士，不能供給諸比丘飲食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減八人集時，別眾食，波逸提。若八人、若過八人集時，不犯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瓶沙王舅於阿耆維外道中出家，是舅作是念：「我外甥瓶沙王，深敬佛及弟子。我為是王故，當請佛及弟子作一食。」是外道便入王舍城，求米麵、胡麻、小豆。諸居士問言：「欲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外甥深敬佛，我欲令歡喜故，欲請佛及弟子作一食。」諸居士信佛法故，故多與米麵。得已出城見一比丘，即便語言：「汝能為我請佛及爾所弟子，明日至我舍食不？」比丘答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沙門別眾食。」彼言：「俱是出家人，何故不聽？有何不可？我亦不敬汝等，但為外甥敬佛，欲令歡喜

故，為汝等作食。」時外道作是念：「我當辦具飲食，若佛與弟子來者當與，若不來者當用作酒自飲。」是比丘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沙門因緣故別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別眾食，波逸提，除因緣。因緣者，病時、作衣時、道行時、船行時、大眾集時、沙門請時。」

沙門者，名阿耆維尼揵子老弟子，略說除佛五眾，餘出家人皆名沙門。

是中犯者，若沙門請比丘，白衣手持食與，是比丘受請，不犯；食者，波逸提。若白衣請比丘，沙門手持食與，是比丘受請故，突吉羅；食者，不犯。若白衣請比丘，白衣手持食與。受請故，突吉羅；食者，波逸提。

不犯者，若沙門請沙門，手持食與、若受請、若食，不犯。(三十六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節日至，諸居士辦種種好飲食，出城入園林中。爾時十七群比丘，自相謂言：「可共到彼園中看去。」皆言：「可爾。」即自洗浴、莊嚴面目、香油塗髮、著新淨衣，到園林中一處立看。是十七群比丘端正姝好多人敬愛，諸居士見共相謂言：「看是諸出家年少端正姝好。」皆言：「實爾。」諸居士歡喜故，持種種好酒食與言：「汝能噉不？」答言：「汝等尚能，我何以不能？」是十七群比丘，多得飲食已醉亂迷悶，食後搖頭掉臂向祇桓，作是言：「我等今日極好快樂，有福德無有衰惱。」爾時諸比丘，在祇桓門間空地經行，聞是音聲，諸比丘問言：「汝今何故言：『我等今日極快樂，有福德無衰惱。』」時十七群比丘即廣說上事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非時飲食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十七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訶責十七群比丘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非時飲食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非時噉食，波逸提。」

非時者，過日中至地未了，是中間名非時。

噉者，五種佉陀尼。

食者，五蒲閣尼、若五似食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非時噉根食，波逸提。若噉莖、葉、磨、果，皆波逸提。若比丘非時食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，皆波逸提。若比丘非時食五似食：糜、粟、穬麥、莠子、迦師，皆波逸提。

若比丘非時中非時想食，波逸提。非時中時想食，波逸提。非時中疑食，波逸提。若時中非時想食，突吉羅。時中疑食，突吉羅。時中時想食，不犯。(三十七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名曰上勝，受乞食法。是人日日乞二分食：一分即噉，一分持還，至自房舍著石上曬，明日洗手從淨人受噉。爾時佛共阿難遊行諸比丘房，到是上勝比丘房所，見石上曬飯。佛知故問阿難：「是石上阿誰曬飯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！是房中有比丘，名上勝，受乞食法。乞二分食：一分即噉，一分持來著石上曬，明日洗手從淨人受噉，是故曬飯。」佛問阿難：「諸比丘噉舉宿殘食耶？」答言：「實噉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上勝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噉舉宿殘食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舉殘宿佉陀尼、蒲闍尼噉者，波逸提。」

舉殘宿食者，若大比丘，今日手所受食，舉至明日，名舉殘宿食。

食者，五種佉陀尼、五種蒲闍尼、五似食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噉舉宿根食，波逸提。若噉莖、葉、磨、果，皆波逸提。若食舉宿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，皆波逸提。若食舉宿麋、粟、穬麥、莠子、迦師飯，皆波逸提。

若比丘，樹生淨地，垂在不淨地，若果墮不淨地，若比丘內宿噉是果者，突吉羅。若樹生不淨地，垂在淨地，若果墮淨地，若比丘以草竹葉以瓦取是果，舉宿明日噉者，波逸提。若比丘，樹生淨不淨地，若果墮竹上、若墮維多羅枝上、摩留多枝上，取果內宿噉者，突吉羅(淨地法，佛在時已捨)。(三十八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摩訶迦羅，受一切糞掃物法。是人持糞掃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

陀衛、糞掃鉢、糞掃杖、糞掃革屣、糞掃食。云何持糞掃僧伽梨？若巷中、若死人處、糞掃中，有段弊衣，取持水上淨浣治，作僧伽梨，欝多羅僧、安陀衛亦如是。糞掃鉢者，若巷中、死人處、糞掃中，有棄弊器，取持水上洗治受用。糞掃杖者，若巷中、死人處、糞掃中棄杖，取持水上洗治畜用。糞掃革屣者，若巷中、死人處、糞掃中，有棄革屣，取持水上淨洗縫治畜用。糞掃食者，若巷中、死人處、糞掃中，有棄羅蔔葉、胡荽葉、羅勒葉、若臭糒，自手取持至水上淨洗治已便食，是名糞掃食。是長老受死人處住法，樂住死人處。若國中有疫病死時，便不入城求食，但噉死人所棄飲食。若無疫病死時，則入城求食。是比丘身體肥大、多脂血肉、強壯多力。是比丘一時入城求食，守門人見作是念言：「是比丘有疫病死時不來入城求食，無疫病時便來入城，是比丘身體肥大多脂血肉強壯多力，此人必噉人肉。」一人語二人，二人語三人，如是展轉惡名流布滿舍衛城，言：「沙門釋子噉人肉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，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從他受飲食著口中？」佛但訶責而未結戒。

是長老摩訶迦羅，得世俗禪定，受死人處住法，樂住死人處。爾時舍衛國有一居士，親里死送向死人住處。諸居士見是比丘言：「此是噉人比丘，我等今日送是死人，親里去後必當為比丘所噉。」棄死人已，諸居士屏處立看。是比丘作是念：「是中所有菜葉乾糒，莫令烏鳥來污。」即起往守。諸居士言：「是比丘起已、去已、近已、取已、食已。」諸居士定謂：「沙門釋子噉人肉。」一人語二人，二人語三人，如是展轉惡名流布滿舍衛城：「沙門釋子實噉人肉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受食著口中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不受食著口中，波逸提。」

不受食者，不從男女、黃門、二根人受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不受飲食著口中，波逸提。隨爾所著口中，口口波逸提。

爾時諸比丘聞佛結戒，欲洗口須水楊枝，求淨人受，不時得辛苦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不受食著口中，波逸提，除水及楊枝。」

是中犯者，有五種：若是非時、不與、不受、不作淨、不淨。非時者，過日中後至地未了，是名非時。不與者，若男女、黃門、二根人不與，是名不與。不受者，不從他受，若男女、黃門、二根人，是故名不受。不作淨者，不作火淨、刀淨、爪淨、鸚鵡[口*(隹/乃)]淨，是名不作淨。不淨者，是飲食不淨、若與不淨食和合。

若比丘非時、不與、不受、不作淨、不淨，噉此食者五種罪。若時、不與、不受、不作淨、不淨，噉此食者四罪。若時、與、不受、不作淨、不淨，噉此食者三罪。若時、與、受、不作淨、不淨，噉此食者二罪。若時、與、受、作淨、不淨，噉此食者一罪。若時、與、受、作淨、淨，噉此食者，不犯。

不淨食中，噉舉殘宿不淨食，波逸提。人肉不淨，偷蘭遮。大比丘手觸不淨噉者，突吉羅。(三十九竟)

佛在迦維羅衛國。爾時摩訶男釋，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。佛以種種因緣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摩訶男聞佛種種因緣示教利喜已，從坐起合掌白佛言：「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。」佛默然受。知佛受已，禮佛足右繞而去，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煮藥草乳汁。辦已早起敷坐處，遣使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及眾僧往入其舍就座而坐。摩訶男見佛坐已，自手行水，自手與粳米飯香藥乳汁。爾時六群比丘，以藥乳汁澆粳米飯，盛滿鉢置在前更望得。摩訶男作是念：「誰食不食？誰少不少？」作是念已便看。見六群比丘盛滿鉢香藥乳汁，澆飯在前不食，問言：「何故不食？」答言：「有生乳不？」摩訶男言：「是藥草乳汁香美並食，有生乳者當更相與。」又問：「有酪不？有熟酥、有生酥、有油魚肉脯不？」答言：「是乳香美用好藥草煮並可用食，有酪、熟酥、生酥、油魚肉脯者當與。」諸六群比丘瞋，語摩訶男言：「汝欺佛誑佛及僧，汝不能辦好飲食者，何以請佛及僧？若餘人請者，當隨意與多美飲食，如此熟乳何處不得？」是摩訶男性善不瞋不驚，諸行食人嫉妬瞋恚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是釋摩訶男深敬佛及僧，云何現前訶罵？」佛見諸比丘作是惡事為諸白衣所訶，見已默然。爾時摩訶男以多美飲食與眾僧，自恣飽滿。見舉鉢已，自手行水，取小床坐佛前，欲聽說法。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。爾時佛食後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是摩訶男深敬佛法眾僧，現前以麁語訶罵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不病，白衣家中有如是美食，乳酪、生酥、熟酥、油魚、肉脯，自為索如是食者，波逸提。」

家者，白衣舍名家。

美飲食者，乳酪、生酥、熟酥、油魚、肉脯。

病者，風發、冷發、熱發，若噉此食者病差，除是因緣，名曰不病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不病，自為索乳，得者波逸提；不得，突吉羅。不病自為索酪、生酥、熟酥、油魚、肉脯，得者波逸提；不得，突吉羅。不病自為索飯羹菜，得者，突吉羅；不得者，亦突吉羅。若索酪汁酪漿酪滓，得者，突吉羅；不得者亦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，若病、若親里、若先請、若不索自與，不犯。(四十竟第二誦竟)